

妈妈银行

琦君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妈妈银行

琦君 著

九洲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妈妈银行 / 琦君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08-2738-9

I. ①妈… II. ①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0525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妈妈银行

作 者 琦 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280毫米 32开

印 张 6.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738-9

定 价 2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 旅居心情

一位刚从台湾探亲回美的朋友对我说：“有一位文友问琦君为什么不回来定居呢？”我听了一时答不出话来。想想自己在1983年为了外子的调差，不得不辞去最热爱的教书工作，随他来美，顺便照顾在异乡苦苦挣扎的儿子，当时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矛盾与沉重的。

古人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台湾是我安居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二故乡，我怎么不想念，又怎么不想回去呢？

难怪好友喻丽清有一次出席文学座谈时，有位读者问她为何定居美国，不回台湾，问得她泪水盈眶，我此刻又未始不是泪水盈眶呢？

回想从1949年由大陆渡海到台湾，那时是怀着不得已的沉重心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海岛上，是否能顺利地生活，是否能渐渐扎根，实在是毫无把握的。幸运的是在两

个多月以后，就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承单位首长的厚爱与指导，与本省同事的竭诚照拂，加以自己对工作的胜任与喜爱，使我免于异乡漂泊的无依之感。

游子乡愁，原是人情之常，但如果有不得已的原因，非离乡背井不可，也只有抱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心理，努力培养一份生活的情趣，以免宝贵光阴虚掷。

我不由得想起恩师当年对我的勉励：“任何生活皆可以过，唯须不失却自我。”我乃静下心来，重温旧课，抄心经，背诗词，以求把握自我。感谢前辈苏雪林先生的鼓励与指引，使我提起笔来开始写作。写的是亲情、友情、乡国情，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承各位主编先生的青眼相看，作品被一篇篇刊出以后，获得了无限温暖的回响与更多的友情，丰富了我的生活，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因而领会到，借着一支笔，可以超越时空，化天涯为咫尺。可以提升心灵，化烦恼为智慧。我为什么不以此排遣乡愁，以此自我砥砺呢？

来美国以后，也一直未敢放下这支秃笔，并将自认为尚能抒情达意的篇章，寄回台湾，蒙刊出后可以代替给关怀我的朋友们当书信，让她们知道我客居中的思与感，又

免却她们写回信的麻烦，岂非一举两得的美事呢？

篇章累积到相当数量，就由从事出版事业的好友们轮流为我结集出版。其中有散文、有小说，也有儿童故事的翻译——译的是美国友人未出版的即兴之作。方便的是没有版权问题的困扰，他们既乐于源源供应，使自己的作品能有多一种文字的传播，我也乐意将美国儿童的顽皮故事和父母与老师的教育方式，介绍给国内，这岂不又是一举两得的美事呢？

我的新书《妈妈银行》，是九歌出版社为我出版的第八本散文集，也是我来美九年来总共出版的第十二本集子。我感谢每一位出版界朋友，如没有他们的诚意催促，我不会持续不懈地一直写下去。这一份珍贵的友情，就是我客居中的最大慰藉与鼓励。

有时我也不免思忖，我既不能回到大陆的故乡，重建家园，又不能于垂老之年，万里搬迁回到第二故乡的台湾，就只得在此做一个“三度空间”的异乡人。但我绝不会忘记恩师“任何生活皆可以过，但须不失却自我”的诲谕，肯定自我，从读书与写作中，体会在异国做一个中国人的甘苦与职责。我是绝不愿浑浑噩噩浪费有限余年的。（按：琦君女士与

夫婿李唐基先生于2004年相偕回台湾定居。)

我于每天清晨与深夜临睡时，必对着双亲的照片虔诚默祷膜拜，二位老人家的神情笑貌就会浮现心头，此心就感到无比的清明与平安。尤其是每当我埋头写作之时，就仿佛听到母亲慈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性急，慢慢地写。只要你写的是真心话，我就喜欢。你写好了念给我听，我听懂的就是好的。”

母亲啊，我写的句句是真心话，每一篇章的字里行间都有您老人家的笑影泪光、慈爱容颜。母亲啊！是您的爱赐给我无尽的写作灵泉。我虽已年逾七十，但我一提笔写童年往事，就马上变成七岁的幼儿，回到您的身边。无论在天涯海角，有您的爱，就有灵感。因此我特地将《妈妈银行》一文，作为新文集的书名。一则以写作上的一点丰收告慰您在天之灵，二则也讓我不时低声喊着妈妈，与您细诉从头。

琦君

写于1992年

目 录

代序 旅居心情

三十头	001
外公	015
妈妈银行	020
小叔写春联	028
小仙童	034
蛇经（外二章）	038
口粮饼干	044
旧睡袍的怀想	049
小裁缝	053
钓鱼	057
流泪的观音	061
铁树开花	064

- 067 蓝衣天使
- 071 遛狗
- 074 闲情
- 078 浮生小记
- 087 永远的昙花
- 089 计算机与懊恼
- 091 时间、时间
- 094 一把椅子
- 098 盲女与爱犬
- 101 “笨”的随想
- 104 尴尬年龄
- 108 梦中的那粒糖
- 111 天下无不是的“子女”
- 119 苦涩慈母心
- 121 糖与盐

口试	124
分享之乐	127
珠玉缤纷	131
何妨出手迟	135
佛心与诗心	140
“新女性”	146
友情与爱情	151
看庙戏	159
故乡的农历新年	163
点滴话前尘	167
星辰寥落念高阳	177

附录

得失寸心知	186
《妈妈银行》存的是什么款?	192

三十头

民国二十年（1931年）左右，我母亲有一段日子住在杭州。她深居简出，唯一可以谈心的朋友，就是一位沈阿姨。

她们初识情景，我还记得。

那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当时教育厅为了极力推行阳历，连大年初一都要上课。我没好气地从学校放学回来，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位女客，穿一身淡蓝绸旗袍，半高跟皮鞋，皮肤细白，眉目清秀如画。乌黑的秀发，梳一个横爱司髻，低低贴在后颈，一看就跟我心里想画而画不出来的女老师一模一样，马上就喜欢她了。我站在门边呆呆地看着她，她笑眯眯地问我：“你是大小姐吧，大太太、二太

太在家吗？”

我知道大太太指的是我母亲，二太太指的是二娘。我看她身边摆在地上的一篓苹果，就说：“我妈妈在厢房，二娘去上海玩儿了，您究竟要看谁呀？”

她立刻说：“我就是要看你妈妈。门房问我要看谁，我只好说看两位太太，他叫我在这儿等，已经等好久了。”

“我带您去看妈妈吧。她天天都在后厢房，不是念经，就是做针线。”我立刻帮她提着那篮苹果，带她走过长廊，到后厢房看母亲。母亲正跪在蒲团上，眼观鼻、鼻观心地念经。我们站着等候，我就轻声问客人：“您姓什么？”

“我姓沈，是令尊以前办公厅里沈秘书的妹妹。一直听我哥哥说太太和气又贤惠，很想和她认识，交个朋友，在家待着好闷啊！”

我觉得她说话很爽直，又对我母亲夸赞，就越发对她有好感了。

母亲已念完经，我连忙上前说：“妈妈，这位沈干娘要看您。”我很懂得礼貌，照杭州人规矩，孩子对母亲的朋友，应当尊称“干娘”的。

她忽然双颊红红的，很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要称我干娘，喊我沈阿姨好了。”

我连忙说：“沈阿姨，真对不起。”又再补上一句，“沈阿姨，您好美丽啊！”这样说了，才觉得表达了心中的抱歉。因为我仔细一想，她说自己姓沈，沈是她娘家的姓，怎么能称呼她沈干娘呢？

母亲带她到自己房间里对坐下来，为了那一篮苹果，母亲客气了好半天才收下了。由于母亲平日很少与外界接触，连和女佣们也不多说话，所以她的杭州话有点七歪八翘，很不流利。沈阿姨是杭州人，她们谈天，我得在边上当翻译，心里却特别高兴。我看沈阿姨打开手提包，总以为是拿红包压岁钱给我，谁知她只是取出手帕擦擦脸。三番两次都是如此，我不免有点失望。

她们断断续续地谈着，母亲还殷勤地从神仙锅里盛

了一小盏莲子红枣汤款待她。这原是母亲凑着二娘出门了，特地炖了想款待父亲的，其实父亲又何曾进母亲房门一步呢？

沈阿姨走后，我还是念念不忘压岁钱的事，就问母亲：“妈妈，沈阿姨为什么不给我压岁钱？今天是大年初一呀！”母亲笑笑说：“她是还没有出嫁的姑娘，不给孩子压岁钱的。”我才明白当我喊她干娘时，她那么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母亲和沈阿姨就成了好朋友，沈阿姨几乎每隔三四天就会来。来时常带金丝蜜枣或朱古力糖给我吃。她俩坐在后厢房，边做手工边谈天。母亲的杭州话不再结结巴巴，越说越流利了。我虽不必再当翻译，但做完功课以后，总喜欢黏在她们身边，听她们轻声细语，母亲教沈阿姨绣花，沈阿姨教母亲织毛线，谈天以外还唱小调。母亲用家乡调唱“十二送郎”，从“正月”唱到“十二月”，沈阿姨用杭州话唱“十二手帕”，从一条唱到十二条。都是有板有眼、有情有义，我也学会了。觉得

比背诗经、唐诗有趣多了。她们有时谈天声音很低，我耸起耳朵听，母亲偏叫我走开，我只好走开，就找门房老陈谈天去。

在门房里跟老陈谈天，也是很开心的，因他消息很灵通。我告诉老陈，沈阿姨来时，就快快打开花厅的门让她进来，不要通报二太太，忠厚的老陈连声答应说：“我知道。这位沈小姐大方又和气，跟太太最合得来了。”

“她还没结婚呢，她要我喊她阿姨，不要喊干娘。”我说。

“对呀，喊干娘把她喊老了，她看上去很年轻。”老陈笑了一下又接着说，“以前办公厅里许多人背地里都喊她三十头，太不应该了。”

“什么三十头？”
“一个姑娘家到廿七八岁还没许配人家的，就有人喊她三十头。三十头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小姐。”

“你不会这样喊她吧，老陈。”我听了好生气。
“我才不这样缺德呢。何况沈小姐人那么好，又知书

达理。”

“现在时代不同了。女孩子一辈子不结婚的都有。这叫做抱独身主义，你懂吗？”

“我懂，我懂。”老陈大笑，“不过像沈小姐这样体面的姑娘，抱独身太可惜了。”

老陈笑嘻嘻地还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只说道：“大小姐，你快进去吧，回头被老爷、二太太看见了，又该怪你跟我们底下人聊天了。”

我嘴一噘说：“我才不管呢。爸爸就是那种封建的脑筋，才会讨个二娘，冷落了我妈妈。”

“你别生气啦，将来好好替你娘争口气，你娘不是盼你中个女状元吗？”

我一听说女状元，就笑逐颜开起来说：“告诉你，我在学校里，每学期成绩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我已经女状元啦！”

“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老陈表示很有学问的样子。

“无论怎样，我总是前三名，这叫做名列前茅。你懂这句文言文吗？”

“我懂哟。我老陈幼年失学，才落得当马弁，如今老了当门房。但是我还是不服气，抓紧时间读书习字。最难得的是那时办公厅里的沈秘书和刘秘书都肯教我，借书给我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我都看懂了，那都是文言文呀，有不明白的地方，刘秘书都会讲给我听的。”

“沈秘书和刘秘书都好好哟！爸爸常夸赞他们，要我喊他们叔叔。以前他们常轮流送公事来给爸爸批的，现在少来了。”

“是啊，政局变了，老爷退职以后，司令部办公厅撤销了。”老陈好像无限感慨的样子，叹了口气。

我连忙说：“爸爸是自动退职的。他觉得军阀各据地盘，自己人打自己人，把国家搅得元气大伤，很不应该。”

“这个，刘秘书也对我讲过。他说爱国要爱整个国